

中國新文學叢刊

琦君自選集

42

I217.2

1417

業股份有限公司

42 刊叢學文新國中

集 選 自 君 琦

行 印 司 公 業 事 化 文 明 黎

琦君自選集

版權
翻印
必究

中國新文學叢刊 42

著者：琦君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永裕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武昌街一六八號
發行所：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二一號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
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
定價：平裝：七元
精裝：四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月一日三版
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五號





3



1

2



4





5

- 1 抱着小愛寵
- 2 上課
- 3 與學生郊遊
- 4 與外子攝於林海音家
- 5 遊墾丁公園



佛言人有眾過而不自悔頓息
其心罪來起身如水歸海漸成
深廣若人有過自解知非改惡
行善罪自消滅如病得汗漸有
痊損耳

佛言惡人聞善故來擾亂者汝
自禁息當無瞋責彼來惡者而
自惡之

目 錄

素描	
生活照片	
手跡	
小傳	一
第一輯 散文	
寫作回顧(代序)	三
外祖父的白鬍鬚	元
毛衣	二七
我的童話年代	三五
鬻	四一

壓歲錢	四七
下雨天，真好	五五
紅紗燈	六三
三更有夢書當枕	七五
衣不如故	九三
課子記	一〇三
倒賬	一一一
病中雜記	一二七
算盤	一三三
浮生半日閒	一三七
我家龍子	一三三
韓國慶州佛國寺與新羅遺跡	一三九
漢城之春	一四七
西湖憶舊	一五三

靜止的風鈴	一七五
金門行	一八五
第二輯 小說	
亂世功名	一九五
阿玉	二二七
第三輯 詞	
水調歌頭	二五五
賀新涼	二五五
虞美人	二五六
臨江仙	二五七
金縷曲	二五六
金縷曲	二五六
金縷曲	二五六

作品評論引得	作品書目	附：前調	金縷曲	金縷曲
		二六一	二六〇	二五九
		清平樂	金縷曲	
		二六三	二六〇	
		金縷曲		
		二六三		

小傳

琦君，原名潘希真，民國七年出生於浙江永嘉之瞿溪鄉。幼年生活隨母在故鄉度過。父親為聘家庭教師專教舊文學。十二歲以後遷住杭州。考入弘道教會女子中學。畢業後進之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受業於浙東大詞人夏承燾先生門下，潛心古籍，勤習詩詞。漸悟為人為學，於書外更當有工夫，不可但在文字上着力也。

抗戰中遞經喪亂，憂思備嘗。勝利後整理先人所遺藏書數萬卷。喘息未定而匪亂又起，於萬分沉痛中將全部藏書捐贈浙江大學圖書館。卅八年匆匆渡海來臺，服務司法界，歷任高檢處紀錄股長及司法行政部編審科長等職。負責編輯並撰寫受刑人教化教材。同時教課及寫作不輟。出版散文集小說集共十二種。民五十三年獲中國文藝協會散文獎。五十五年代表臺灣婦女寫作協會訪

問韓國。五十九年獲中山學術基金會散文創作獎。六十一年應美國官方邀請訪問夏威夷及美國本土，參觀各大學，與教授、作家們交換寫作意見，獲益至多。自司法部志願退休後，專心教課與寫作，現任教國立中央大學及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講授新舊文學。

寫作回顧 (代序)

我小時候又笨又倔強，父親在我六歲時就請來一位老師，教我認方塊字，寫描紅，長大點後，要我背三字經，千家詩。小和尚唸三官經，一句也不懂，却得會背，心裏好氣，趁老師不注意，在書櫥裏偷偷抽出幾本小說，西遊記、水滸傳、紅樓夢……半懂不懂的，卻是愈看愈入迷，看得一會兒哭，一會兒笑。我真恨不得自己也寫出一本小說來，叫人看了也一會兒哭，一會兒笑。這也許就是我潛意識中寫作意念的開始吧。

老師是父親的學生，也是位虔誠的佛教徒。他很疼我，可是對我非常嚴厲。母親叫我恭敬老師，我是很恭敬他的。從有一次小拇指被捶了一拳以後，我總是好好的寫字念書。作文和日記常常都打甲上。滿是紅圈圈。下課的時候，我一定記得跪在蒲團上叩三個頭，再向老師畢恭畢敬地

行鞠躬禮，然後倒退着跨出書房門。沒走出兩丈以外，連噴嚏都不敢打一個，因此沒有像和我一同讀書的五叔那樣挨過揍。老師對我雖然也一樣綑着臉，我卻看得出來他心裏是很疼我的。因為他每天都把如來佛前面的一杯淨水留給我喝，說我下巴太削，恐怕將來福分薄，要我多唸經，多喝淨水，保佑我長生、聰明。他的全副精神都在教導我，我是他獨一無二的得意女弟子。

老師教我習大字，「磨墨如病夫，執筆如饒將」，一大篇理論，可是習字對我就如上鍊錘。一個紅硃碟子放在手腕上，提筆懸空，腳踏實地，氣沉丹田，目不得轉瞬，心不得兩用。老師在背後乘其不備將筆一抽，如被抽走了就認為握筆不堅，字必無力，要重寫。腕上紅硃碟子如果翻下來，即是小腕不正，字亦不正，又要重寫。就這樣每天上一次刑，不知多少眼淚嚙下了肚子。上夜課時，老師把我寫的幾張字拿出來，原來滿紙都打了紅圈圈，他以從未有過的溫和口氣對我說：「你若肯用心臨帖，字是寫得好的，你看這幾個字，寫得力透紙背。」

父親的朋友也誇我字寫得好，父親一高興，要我寫副大聯對，先把一個廣東月餅放在我面前，寫得好就有賞。我看月餅的分上，拿起筆來胡亂地在紙上爬行。還記得對子是：「葷菜鱸魚人生貴適意，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父親問我懂不懂，「懂，懂！」我說，管他懂不懂呢，眼睛老早盯在又油又甜的月餅上了。父親又說一個「而」字要我造句，我毫不遲疑地說：「盤中有餅，取而食之。」父親誇我已懂得虛字的用法了。

漸漸地，我背了好多古文與詩。我已經學作文言的作文了，「說蟻」是我的得意傑作：「夫蟻者，營合羣生活之昆蟲也，性好鬪……」

老師一天比一天喜歡我，我也不那麼怕他了。下課時不再像以前那樣倒退着走，一跨出書房門，我就連蹦帶跳起來，可是跳得太高了，老師就會喊：

「小春，女孩子走路不要三腳跳，女論語上怎麼說的？」

「笑莫露齒，立莫搖裙。」我一個字一個字地背。

「對啦，說話走路都要斯斯文文的，記住啲！」

老師教我的，我都一一記住了。不管是不是太古板。因為爸爸不在家時，他就像我爸爸似地管教我。我雖怕他，也愛他。

老師問我長大了要當什麼，我總心不在焉的回答說：「當詩人。」他說：「豈止是詩人，還會寫古文，寫字，像碑帖那樣好的字，這叫做文學家。」

可是「文學家」這個名詞對我來說，實在是太陌生了。

父親從北平回來，第一天晚上就拿起我的作文簿，邊看邊搖頭。顯然地他不滿意我的「文章」。我在一旁垂手而立，呼吸迫促而低微，手心冒汗。老師坐在對面，臉上的笑紋都是用毛筆勾出來似的，一動也不會動。大拇指使勁撥着十八羅漢的小圈念佛珠，拍答拍答的響。我心裏

忽然浮起一陣獲得報復的快感。暗地裏想：「你平日管教我那麼兇。今天你在爸爸面前，怎麼一雙眼睛瞪得像死魚。」父親沉着聲音問他，「她寫給我的信，都是你替她改過的嗎？」他點點頭說：「略微改幾個字，她寫信比作文好。」父親摸摸我的頭對老師說：「你還是先教她作記事抒情的文章吧，議論文慢點作。」

父親的話是有道理的，此後凡是我喜歡的題目，作起來就特別流暢。「文學家」三個字又時常在我的心中跳動。像曹大家、班昭、李清照那樣的女文學家，多體面、多令人仰慕。可是無論如何，背書與習字總是苦事兒，我寧願偷看小說。

我家書櫃裏的舊小說雖多，但樹門是鎖着的，隔着一層玻璃，可望而不可及。一位堂叔詭計多端的弄來一把鑰匙，打開樹門，我就取之不盡的偷看起來。讀了玉梨魂與斷鴻零雁記，還躺在被窩裏，邊想邊流淚。堂叔又從城裏寄來幾本甌江青年、與舊的東方雜誌。對我說：這裏面的文章才是新式白話文，才有新思想。叫我別死啃古文，別用文言文作文。文言文寫不出心裏想說的話。我有點半信半疑。讀甌江青年倒是越讀越有味，東方雜誌卻是好多看不懂。

老師沒有十分接受父親的勸告，他仍時常要我寫議論文：「楚項羽論」、「衣食住三者並重說」、「說釣」，我咬着筆管，搜索枯腸，總是以「人生在世」、「豈不悲哉」交了卷。我暗地裏卻寫了好幾篇白話文，寄給堂叔看。他給我圈，給我改，讀我文情並茂。有一次，我寫了一篇